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四十二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 卷四十二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四廣

諫征漁陽疏

伏惠公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代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

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  
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  
糧艱阻今交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  
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賦微薄安平之時尚  
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  
難四方疑懼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  
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  
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長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  
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  
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勸守舊聞固執虛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  
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  
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  
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  
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新學  
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  
大尤抉瑕適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  
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  
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

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  
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  
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  
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  
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  
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  
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戢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  
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  
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  
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  
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  
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  
生之年也

論時政所宜疏

桓君山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  
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  
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  
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  
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崔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黜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  
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  
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聖意屏羣小之  
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  
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  
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  
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旣無重賞以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生狐疑黨  
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  
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  
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  
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定宗廟昭穆疏

張伯仁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  
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  
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  
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  
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

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則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

定禘祫疏

張伯仁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與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爲祭遵請謚疏

范辯卿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

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  
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  
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  
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  
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  
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  
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  
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  
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乞立虎符疏

杜公君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  
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  
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  
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  
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



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叔皮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其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備降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鞞九一矢四發遣



遺單于文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  
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  
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  
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夏旱諫起北宮疏

鍾離子阿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  
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  
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  
女謁盛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  
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  
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  
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  
罪當萬死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  
實近今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  
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  
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  
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  
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  
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  
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

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  
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  
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  
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抑損后族權疏

第五伯魚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猶昧死自表書曰臣  
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  
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  
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  
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  
絕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上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  
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  
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  
萬私贍二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  
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  
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  
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請兵疏

班仲升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  
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  
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  
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  
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弃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

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等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疆什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江都葛澗校